

## 文化研究

## 关于哈桑·哈乃斐的“传统”与“变革”思想\*

肖凌

**摘 要:** 哈桑·哈乃斐是当代最受东西方关注也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阿拉伯思想家之一。他致力于研究如何协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以现象学、诠释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全新诠释方式,从而实现了将伊斯兰研究从“神学”向“人学”的转变,协调解决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实现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谋求传统的变革,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哈桑·哈乃斐; 传统; 变革;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现代化

**作者简介:** 肖凌, 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2-0068-08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1年学校社科项目(11ab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06年10月2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名学者将《古兰经》喻作超级市场,他说:“《古兰经》就像超级市场,人们在其中取走想要的,也可以留下他们不想要的东西。”<sup>[1]</sup>他的大胆言论迅速引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外学界、宗教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他就是哈桑·哈乃斐(下文简称哈乃斐)。他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文化界最受东西方关注、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牛津《现代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收录的仅七名仍在世的学者之一。

## 一、哈桑·哈乃斐其人

哈桑·哈乃斐(1935~),埃及开罗人,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埃及哲学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埃及国家图书协会委员、文化部哲学最高委员会委员。1952~1956年,哈乃斐就读于开罗大学文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1956~1966年,他留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7年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当年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的失利,重创了整个阿拉伯政治、思想、文化界,阿拉伯各种思潮的发展亦深受影响。哈乃斐本人超越了单纯的民族主义热情,转而对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他在自传中将1967~1971年这个阶段称为“失败创伤时期”<sup>[2]628</sup>。他认为,阿拉伯民族所面对的诸多现实困境,根源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他从此致

力于研究如何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协调发展，专注于“传统与变革”的研究课题。他的核心著作大都紧密围绕“传统与变革”这一主题，探寻如何实现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协调发展。

哈乃斐曾于1971~1975年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任客座教授；1984年前往日本任教东京大学；1985年受聘于联合国在日本担任科研项目顾问。如果说，1967年的“六·五”战争使哈乃斐下定决心探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变革”问题，那么在美国和日本的经历则为他提供了更多可供借鉴的“他者”的经验。之后的治学之路，他始终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哈乃斐至今仍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任教授，指导硕士及博士研究生。他精通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多次前往欧美院校任教，如199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1998年在德国不莱梅大学担任访问教授。2008年，哈桑·哈乃斐荣获埃及“国家社科荣誉最高奖”。

## 二、哈桑·哈乃斐“传统”与“变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传统”与“变革”的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自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长期面对的一个难题。两百多年现代化的进程中，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应对、解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何能够在保持自身传统精神的同时，实现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已经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难题。

### (一) 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对“传统”的三种态度

在提出自身的变革主张之前，哈乃斐就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现有的对传统的三种态度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即全盘肯定“传统”的守旧派、全盘否定“传统”的新学派以及主张调和的折衷派。

#### 1. 全盘肯定“传统”的守旧派

哈乃斐在他关于“传统”与“变革”的核心著作《传统与变革——我们对旧传统的态度》一书中指出，这种态度“自满于传统”，而“这种自满正是对现实的屈服”<sup>[3][23]</sup>，这种自满的态度违背了理性，将阿拉伯人导向了盲目，使阿拉伯—伊斯兰社会要么彻底接受传统，蜕变成为宗教统辖的国家；要么拒绝传统，成为离经叛道的社会。

对传统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主张固守传统中的一切教条，将旧传统当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并为之自豪乃至自满。哈乃斐批判这种态度，并指出阿拉伯民族应以祖辈的文化遗产为据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种态度有三大特点：伪善、无能和自恋，它将导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出现以下问题：思想发展停滞以及缺乏实干的行动力。哈乃斐认为，神学对思维的主导使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处于一种僵化停滞的状态，这是哈乃斐着力批判的对象，他试图将这种以神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思维。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费尔巴哈理论的重新认识，即认为“所有的神学应是人本学”<sup>[4]</sup>，而不是高于人类意识形态中其他精神成果的存在。

#### 2. 全盘否定“传统”的新学派

哈乃斐批判的第二种态度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新学派。其中的“新”针对“旧传统”而言，即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旧传统以外的东西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而对其本身的旧传统持完全否定态度。新学派的特点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和对外来新学——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因此也称为西化派。哈乃斐批判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认为其中有三个局限：对传统缺乏辩证的

认识、对代表新事物的“他者”的盲目崇拜、对待“自我”与“他者”采取双重标准。

哈乃斐指出，一个民族所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通过外在的其他机制来完成，而应切实地立足于本民族的努力与付出，这才是更长远的建设。他认为，对“传统”全盘否定的态度，忽略了在传统的旧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能与时代兼容的一些特质。笼统地将传统全盘否定，而完全相信“新学”或“西学”，并不能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完成符合时代需求的变革，反而会导致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对立更为明显。

### 3. 主张调和的折衷派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的第三种态度为主张调和的折衷派。这种态度着眼于从旧的传统中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在时代的新元素中找到与旧传统相联的东西，试图调和兼容前述两种态度中的优点。

哈乃斐指出，在调和这条道路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有无数人为之做过努力。然而，其结果要么全盘否定新元素，回到第一种态度；要么全盘否定旧传统，回到第二种态度。因此，问题并未解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仍需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种“折衷派”的态度存在两种表现方式：“阿学为体”或“西学为体”。

哈乃斐认为，“阿学为体”比“西学为体”虽更为理性，但也不太成功。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传统适应现实的问题，“阿学为体”的做法并未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适应它所处的现实。因此，主张调和的折衷派也未能实现其目标。哈乃斐批判这种做法没有真正的变革，其努力只流于口号式的宣传，而未能做出针对具体事实和问题的分析，并且这种态度采取的是“打补丁”的做法，无视社会文化整体，而只是从文化的部分入手，只实现了表面的变革而未能深入其根本。因此，这种看似美好的折衷派也未能解决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与变革问题。

哈乃斐对现有的三种对待传统的态度都持批判态度，其理由在于这三种态度都未能实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传统”的理性理解，没有从根源上把握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未能做到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并在继承中实现传统的变革和发展。

很显然，传统与变革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背弃了传统的变革无法实现民族的自立发展，而放弃变革的传统则将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断合理地变革，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道路。但要成功地在继承的同时实现变革，“不但要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变革的阻力，更应而利用传统因素作为变革的助力”<sup>[5]39</sup>。哈桑·哈乃斐所提出的变革主张则以现代哲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变革对传统的诠释方式来实现将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变革，可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前人未曾实践过的开拓之举。

#### （二）哈桑·哈乃斐的主要“变革”主张

变革传统的诠释方式，就是对传统的变革。哈乃斐主张以现象学、诠释学理论为依据，将“传统”置于当前的现实，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传统进行与时俱进的诠释；他主张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认为“传统承载历史，现实包涵传统”；他主张以辩证的态度看待“传统”，认为“传统是路径，变革是其目标”。通过变革对“传统”的诠释，挖掘“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合理因素，实现其变革和发展。

##### 1. 现象学、诠释学的视角：与时俱进的“传统”

哈桑·哈乃斐试图用西方现象学、诠释学的方式来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整体进行重新解读，其标志是1965年出版的他向索邦大学提交的一篇文章——“诠释的方法”。他在该文中将

伊斯兰的概念和观点以一种新的语言进行诠释，使它们更紧密地联系穆斯林在当今世界的状况。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对伊斯兰传统科学“伊斯兰教法学基础之研究”进行重新解读。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他的哲学关注点和方法论原则。这篇习作是他“几乎10年来阅读西方哲学和伊斯兰思想文化史的结果，也是他与顶尖哲学家和伊斯兰学者互相交流的结果。”<sup>[6]</sup>

此外，哈乃斐曾在自传中提到，他在1952年和1956年间的观点曾受到赛义德·库特卜(Sayid Qutb，穆兄会创始人之一)著作的影响<sup>[7]615-616</sup>，即通过创立一个整体方式来处理伊斯兰的传统，特别是其核心文本《古兰经》所具有的对人类意识的心理效应。自法国索邦大学毕业后，现象学、诠释学和存在主义观念使他决定创立自己的研究伊斯兰的哲学方法，采取改变现象学和诠释学来对伊斯兰传统整体进行重新诠释。哈乃斐想在过去存在的三种态度之外探究一种新的能够解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变革问题的方法，即通过诠释学所传达的解释的相对性、意义的开放性和真理的多元性，对传统进行整体上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变革诠释，实现“传统”与时俱进发展。

哈乃斐在“传统”的诠释上，体现了清晰的现象学的诠释风格。他说，在诠释传统时，“经文实际上是从属于诠释者的社会立场、地位、目的及兴趣的。那貌似违背经典的诠释也许事实上只是由于这些经文所运用的不同场合。”<sup>[8]17</sup>由于迷信经典的权威诠释，产生了各种混淆视听的现象。只要任何一件事情有两种诠释方式，人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权威的诠释。哈乃斐指出，经典是用语言记录下来的经文，由于语法上理解及诠释方式的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涵义。如果它不是用原文所写，就会引起对原始涵义理解的偏差，因为人们对经文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每一种语言中都有事实也有隐喻，有表象也有引申，有判断也有类比，不存在一种经文——哪怕它是多么地通晓明畅——在两个人的解读中完全一致的现象。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个人对经文的理解要通过人生经验来达成，而每个人所处的只是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两个个人在人生经历上完全相似。在哈乃斐看来，经文实际上从属于诠释者的社会立场、地位及目的、兴趣，“那貌似违背经典的诠释也许事实上只是由于在这些经文所运用的场合不同”<sup>[8]17</sup>。

总之，通过变革传统的诠释方式，来实现对传统的变革，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当前解决“传统与变革”问题的一种新的开拓。通过这种“变革”，将激发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合理因素，实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 2. 历史的眼光：“传统承载历史，现实包涵传统”

从字面上看，“传统”与“现代”是一组对立的矛盾，然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我们会发现，传统并非仅指保存旧的东西，相反，传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积淀、汰变、演化的过程。哈乃斐指出，传统就是我们主流文化内部过去带给我们的全部，因此，在岁月的过程中，传统承载历史，现实包涵传统。由于缺乏历史看待“传统”的角度，导致了阿拉伯—伊斯兰思想文化的僵化和停滞。“过去控制了现在，僵死的胜过了活着的。我们在一千年前放弃了创制，尽管近代复兴运动以来有很多改革者付出了努力，但僵化停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和承袭并不是科学的源泉，创制也是伊斯兰立法渊源之一，圣训中说‘每一百年，安拉会给这个民族派遣一个改革家来改革宗教’，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身传统中的进步因素呢？”<sup>[9]238</sup>正如《阿拉伯人》主编苏莱曼·易卜拉欣·阿斯凯里所说，当前的思想界“拒绝改革，认为改革就是对真理的背叛。阿拉伯人一般情况下对文化和宗教的改革持拒绝态度，认为这等于呼吁创建与现有文化和宗教相对立的新文化和新宗教。其实，所谓改革是要纠正我们对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偏差，并非要改革文化和宗教本身。问题不是出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出在当今人类对宗教的理解和态度上。”<sup>[10]</sup>这正是哈乃斐对“传统”进行“变革”的意义所在，通过变革传统的诠释方式，来实现立足于“传统”和与时俱进的“变革”。

### 3. 辩证的态度：“传统是路径，变革是其目标”

辩证地看待传统就是辩证地看待变革，或者是辩证地看待“传统与变革”的问题，是成功实现文化传统变革的必要前提。这需要一种理性、开放的态度，因为“现代化与其说是当代化，不如说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在思想上的变革与开放”<sup>[11]153</sup>。哈乃斐指出，传统是民族和文化责任的起点，变革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传统是路径，变革是其目标，其功能在于解决问题，解除任何阻碍其发展的藩篱。传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传统并不是一个思想的博物馆，让人们怀着自豪和欣赏的心情去凭吊。

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才能发现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的概念，“传统和现代性紧密联系，代表着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传统是历史层面的思想，而当代性是行为层面的现实；传统是思想的基础，而当代性是对现实的感受。这两者就像一个逻辑的两面，这个逻辑就是变革的逻辑，也就是传统和现代性在一个层次上展现的变革逻辑，即思想和现实主要展现的逻辑。因此，传统和现代性是一个与许多时代的问题紧密联系的逻辑。”<sup>[12]50</sup>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而是仍活跃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影响人们的行为，变革传统应对其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解释。变革传统为的是释放储存在民众中的能量，而不是把传统作为民众能量储存的源泉。

哈乃斐认为，分析传统就是对现状进行理性分析，分析现状也是对存在于人类理性中的传统因素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看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把现实作为发展中的传统进行描述，把传统作为仍活跃于现实的存在来理解。传统与变革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联系过去与现在，找寻二者历史统一性的问题。

## 三、哈桑·哈乃斐的“传统”与“变革”思想的意义

费尔巴哈说过，“神学就是人本学”<sup>[13]503</sup>；“神学的秘密就在于人本学，无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宗教的本质所启示出来和表现出来的，不外乎就是人的本质”<sup>[13]518</sup>。哈乃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体现了对费尔巴哈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神学应是人本学，而不是高于人类意识形态中其他精神成果的存在。

### （一）从神学到人学的转变

哈乃斐的“变革”试图将伊斯兰思想研究整体上从“以神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思维。他批判将传统中的经典、教条置于神圣不可变更地位的神学思维。他认为，神学对思维的主导使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处于一种僵化停滞的状态。哈乃斐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的现状是以维护安拉、维护人权的名义，固守信条和宗教教义。人们更多地依靠经文——安拉所说、使者所说——而不是依靠理性的分析来发展自身的文明，甚至认为科学的理论就存在于宗教的原义中。

哈乃斐指出，公正变成了我们近代宗教思想中认主独一思想的一部分，这些界定未能使伊斯兰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诠释神学，将宗教从教义学转变为人本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未能将神学的问题转变为理论思想范畴的发展问题，未能将神学的问题转变为明确、具体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问题。哈乃斐质疑先知预言在社会中的实际效用，更多地强调人本身的理性力量。关于宗教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知预言和训诫，他说：“先知的训诫是否应该符合理性、切乎实际的需要？难道人类的理性就不能像伊玛目领导社会那样成为社会的主导？”<sup>[14]33-34</sup>哈乃斐主张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研究应当从“安拉是中心”的垂直方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水平方法，即从神学转向人本学。这种水平化的研究转变要求将伊斯兰的知识诠释转化为一种适合当今伊斯兰世

界的语言，他正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些诠释和转化。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他才会敢于发表诸如“《古兰经》就像超级市场”之类的大胆言论，引起广泛、巨大的争议。

除了“超级市场”言论，他还就《古兰经》在人文发展上的意义提出了观点：“《古兰经》是一本思想性的书籍，其目的并非限制人的行为，而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法律和行为规范，促进自然的发展和生命的繁荣。”<sup>[14]188</sup>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他关于“安拉”的言论中也有鲜明体现：“为捍卫真主的权利而战多么容易变成违背人类权利的行为啊！”<sup>[15]206</sup>在他看来，《古兰经》、安拉都是人类人文精神遗产中的一个可以被讨论的文化符号或对象，而不是宗教思维方式中至高无上、不可谈论的存在。他指出，“《古兰经》、圣训、先知传记、伊斯兰教法等都迫切需要根据时代进行重构，现实比天启的思想更重要，时代与发展不可阻挡。”<sup>[16]135-136</sup>

哈乃斐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身份也进行了分析，“先知穆罕默德的目标是实现阿拉伯部落的统一和团结，旨在建立一个阿拉伯半岛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sup>[16]135-136</sup>。他认为，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人，在处理塔伊夫族人破除对拉特神的迷信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非凡智慧。

哈乃斐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诸元素的重新诠释，体现了他试图将伊斯兰教放在人文精神成果的层面进行研究的努力。他对传统的诠释内容，体现了他试图将以“安拉”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即从“神学”向“人学”转变的思想。

## （二）从膜拜先贤到正视当下的转变

膜拜先贤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笃深，正如斯宾格勒所说，“《古兰经》本质上是无条件正确的，不容改变，也不能改造。因此，唯一能够容纳的进步意见，即是以严格而‘科学’的方法，所作的教义注解，权威的‘道’是不可能改进的，故而唯一的策略便是重新解释。”<sup>[17]433</sup>因此，哈乃斐等学者所要推动的改革，必然只能是在经典意义框架下的变革，也就是对其诠释方法的变革。尽管如此，他的变革主张仍对膜拜先贤的传统意识构成了极大挑战。

哈乃斐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为现状辩护开脱，而是推动其自觉发展。为现状寻找借口，发出社会权威习以为常的声音，表达那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不能证明思想者的真实存在，而是一种虚伪的行为，是存在于当权者与思想家之间的双重欺骗。思想家也因此放弃了自己作为时代见证者的身份，而成为当权者的辩护人。哈乃斐批判那些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欲望出发来诠释教义经文的宗教人士，批判僵化、教条地对待传统并将其服务于社会权威。他批判不顾现实发展、盲目膜拜先贤的做法，认为变革传统具有现实必要性，意味着正确认识现实条件下的传统。他辩证地指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化存在，而是现实的构成部分之一。尊重传统应根据现实发展来挖掘其中的合理性因素，而不是捍卫过去。膜拜先贤的崇古做法将传统置于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在应对时代挑战时面临一个极大的困境。在膜拜先贤意识的影响下，过去控制了现在，僵死的胜过了活着的。他说，尽管自近代阿拉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来有很多改革者付出了努力，但该文化中存在的僵化停滞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和承袭并不是科学的源泉，相反，创制是伊斯兰立法渊源之一，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不应放弃自身传统中的进步因素。

传统并非对过去的怀念和凭吊，并非通过自豪于先贤业绩来补偿人们对当前的不满，使人们逃避现实。传统的意义也不在于使一个民族自满于过去创造的辉煌，并因此产生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哈乃斐指出，这种自满正是一种对现实的屈服。变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传统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变革传统是破解旧密码，消除发展障碍，并为现实的变化发展打好基础。变革是革命者必须要做的工作。传统指向过去，变革指向当下，传统与变革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将过去与当下联系的问题，就是找寻二者历史统一性的问题。因此，联系过去与当下具有迫

切的必要性，它使人们不至于远离过去或脱离当下，或是逃避现实试图回到过去。传统与变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上与时俱进的问题，它并不是要求一个民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割裂性地跳跃转变，而是指在适应时代新需求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

#### 四、结语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变革是一组文化上必然存在的矛盾。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传统结构之牢固、根基之深厚，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也导致在传统与变革问题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存在尤为长久的论争。哈乃斐对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存在的三种对待“传统”的态度——守旧派、新学派、折衷派——都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守旧派、新学派的做法缺乏辩证的思考，而主张调和的折衷派尽管怀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其“打补丁”的做法未能实现将“传统”与“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目的，即未能真正实现“变革”的目的。

由对长期研究的自身所处的传统的学术、思想、生活的怀疑和不满，经过对现实的彷徨、深思，结合自身接受的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寻求对旧传统的新的解读方式，来解放束缚传统发展的力量，这正反映出哈桑·哈乃斐所处时代的精神。在他看来，旧的一套对传统的解释已无法应付新的局面，新的时代生活要求新的思想诞生。然而传统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哈乃斐必须以一种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去调节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变革”主张，采取一种从整体上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进行“变革”诠释的方式，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即以现象学、诠释学理论为基础，对“传统”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诠释。这种从整体上进行“变革”的目的，是要将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从神学转向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乃斐的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的“变革”主张与14~16世纪倡导基督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者非常相似，该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基督教会更新，而不是废除”<sup>[18]39</sup>，因此，有西方学者将哈乃斐喻作“穆斯林路德”<sup>[4]</sup>也正是出于此因。哈乃斐“变革”主张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从膜拜先贤到正视当下的转变。他以现象学和诠释学手段来实现的对“传统”的重新“诠释”，打破了先贤主义对“传统”诠释的教条。先贤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诠释方式和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已由历史上的先贤所采用，后人只能因循，不能对其提出创制。

在21世纪新现实面前，只有理性地看待传统的内涵，“变革”传统，挖掘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性、积极性、进步性因素，历史、辩证地看待传统，才能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自由、开放的态度，将使人们愿意相信，标准的设定并非孤立、静止，争执的缘由并非“传统”的存在方式产生了质的变异，而是存在着另一种诠释的可能性，其差异性在于方式的不同，而质并未改变，于是，这才产生了和谐的曙光。不同的诠释方式之间，无需相互指责，而有可能相互协调，因为21世纪将是一个“由争议所建构的而非由权力强化着的世界”<sup>[19]7</sup>。

目前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治动荡，不仅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背景，同时也有其文化上的深层原因。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民众发出的“改革”呼声和为之付出的努力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身内部所具有的变革意愿与潜能，证明了包括埃及在内的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继承其文化传统的同时，本身就具有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自我变革能力。可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体本身具备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开辟适合自身文化发展的道路，实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体现该文化自身具备的理性与包容精神，适应21世纪时代发展的需要。

## [参考文献]

- [1] Navarro Alain. Egypt Professor Compares Koran to Supermarket[EB/OL]. [2006-10-02].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17686>.
- [2] 哈桑·哈乃斐. 思想与民族的忧虑 (卷1) [M]. 开罗:古巴阿出版社,2003.
- [3] 哈桑·哈乃斐. 传统与变革——我们对旧传统的态度[M]. 开罗:安格鲁出版社,1987.
- [4] Martin Riexinger. Nasserism Revitalized-- A Critical Reading of Hasan Hanafi's Projects "The Islamic Left" and "Occidentalism"(and Their Uncritical Reading)[J]. Die Welt des Islams, 2007 (1).
- [5] 罗荣渠. 从“西化”到现代化 (上册) [M]. 合肥:黄山书社,2008.
- [6] Carol Kersten. Bold Transmutations: Rereading Hasan Hanafi's Early Writings On Fiqh [J]. Comparative Islamic Studies, 2007(1).
- [7] 哈桑·哈乃斐. 思想与民族的忧虑 (卷2) [M]. 开罗:古巴阿出版社,1998.
- [8] 哈桑·哈乃斐. 宗教思想中的右翼与左翼[M]. 大马士革:阿拉丁出版社,1996.
- [9] 哈桑·哈乃斐. 代际对话[M]. 开罗:埃及图书出版署,2008.
- [10] 苏莱曼·易卜拉欣·阿斯凯里. 在西方对话中重构阿拉伯自己的话语[J]. 齐明敏,译. 回族文学, 2006(6).
- [11] 沙基尔·那不勒斯. 发生在当今阿拉伯世界没有栅栏的牢笼[M]. 贝鲁特:阿拉伯研究出版集团,2007.
- [12] 哈桑·哈乃斐. 当代的问题 (卷1) [M]. 贝鲁特:启蒙出版社,1983.
- [13] 费尔巴哈. 宗教本质演讲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下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4] 哈桑·哈乃斐. 从信仰到革命 (卷4) [M]. 开罗:玛德布里书店,1988.
- [15] 哈桑·哈乃斐. 从信仰到革命 (卷3) [M]. 开罗:玛德布里书店,1988.
- [16] 哈桑·哈乃斐. 启示与现实[M]. 伦敦:萨基书店,1990.
- [17] 奥·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陈晓林,译.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18]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 蔡锦图,陈佐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19] 玛丽-弗朗索瓦·杜兰, 等. 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M]. 许铁兵,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Hasan Hanafi: Thoughts of Tradition and Renewal

XIAO Ling

**Abstract** Hassan Hanaf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ab contemporary thinkers who are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in both East and West. He has been committed to research how to coordinate the Arab-Islamic culture and modernity by 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He has presented a new way to interpret the Arab-Islamic traditional culture willing to achieve the renewal of the tradition, so as to change the Islamic Studies as a whole from the "theology" to "human science", and coordinate the Arab-Islamic culture and modernity,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 Words** Hassan Hanafi; Tradition; Renewal; Arab-Islamic Cultur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孙德刚)